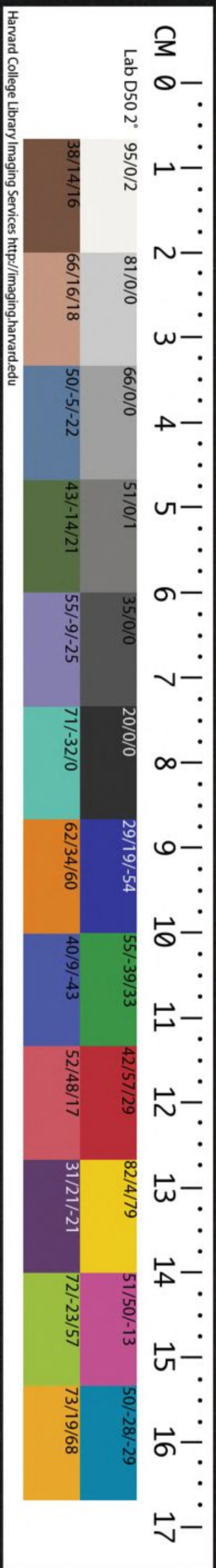


T2720/8921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交河 余繼登

臨朐 高琦

新城 王象乾

通政司所受四方表疏在內

徑送六科

成祖知之 議智銀

次進殿 信今四方

是無通政 朕天下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  
徑送六科



成祖知之召叅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  
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  
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

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成祖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成祖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

與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進玉碗

成祖謂禮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

○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

罪之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與侍臣語知京師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於京城內外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永樂五年春敕討安南總兵官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卽停罷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運軍民悉罷歸觀此勅可見國初用兵尚能因糧於敵今之

東征者何獨不然

○未樂間直隸浙江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成祖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因歎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螟螣不可蕃育

○未樂初脩北京宮殿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官建祠立碑

○未樂時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

成祖聞知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

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  
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長孫出閣講學召翰林諸臣諭之曰  
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  
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  
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  
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  
爲能也

成祖與羣臣論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語多傷氣  
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

成祖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  
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  
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永樂時武昌僧欲脩觀音閣以祝 聖壽

成祖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  
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  
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時開平衛卒蔣文寔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成祖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濬河渠修

築圩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卽加賑濟比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成祖嘗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



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成祖嘗謂都察院臣曰自昔闡宦弄權假朝廷之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倣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

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  
國家事者何異爾卽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  
將李進一千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  
必實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  
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  
可容縱

文皇后弟徐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爲建文  
君所害

成祖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後  
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榮襲爵乃以告后后  
曰此 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識如此  
文皇后嘗問

成祖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誰何

成祖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  
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  
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  
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  
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

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嘉定縣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給度

成祖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稅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成祖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守衛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  
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謫其官戍邊

○永樂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栢生花爲瑞來奏  
成祖賜勅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  
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而  
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  
栢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  
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  
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

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戲  
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  
等若復爲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旣而蘇  
州揚州復以檜生花爲瑞復降勅責之

成祖謂兵部臣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  
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  
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  
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  
以朕意榜示令明言於鎮守官勿阻之

○未樂時有告言肅王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衛軍者

成祖謂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讒佞德之蝨也林無蝨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法

○未樂六年五月命禮部移文中外凡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發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成祖嘗語吏部臣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成祖謂諸臣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

不實則死者啣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污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卽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

人徃徃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旣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未樂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皇陵直行寢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未樂七年春

成祖諭禮部臣曰我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

自正月十一日爲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元宵放假始此

○靈丘縣民李文秀妻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八歲有司請罷給

成祖命至十歲罷之

○永樂七年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爲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

天命嗣大統卽位以來夙夜拳拳志圖治理今建北京思與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務善去惡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長一鄉一坊有鄉坊之長爲家長者教訓子孫講讀詩書明達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長幼各循其序如此則一家和順輯睦有無窮之福爲鄉坊之長者教訓其鄉坊之人農力於稼穡毋後賦稅工專於技藝毋作淫巧商勤於生理毋爲遊蕩貧富相睦隣保相恤毋爲爭

競毋習賭博毋奸宄竊盜毋藏匿逋逃如此則鄉坊之內相安相樂有無窮之福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髮不可不戒誠能遵朕斯言身家獲吉不然冥行妄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孫不可不戒或有嘗爲惡於前而能改過於後亦是善人若不改悔終爲惡類其省之慎之不可怠忽

成祖謂尚書方賓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

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矣

○山西代州獻嘉禾禮部請賀

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七年十月

成祖巡狩北京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玘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議每常朝畢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

○永樂時山西安邑縣民言縣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俟招撫復業然後徵納

成祖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卽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成祖征虜次凌霄峯謂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成祖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況君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之情何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成祖北征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

地於官今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成祖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欵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成祖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審錄諭之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

論

成祖聞温州府民歲輸白礬赴京者阻隔山路負運艱難因問工部臣礬欲何用對曰以染

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徵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永樂中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成祖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才矣成才勿棄且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九年齊庶人搏之妃鄧氏卒禮部言當以庶人禮葬

成祖曰博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  
王妃禮葬之

成祖嘗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  
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  
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  
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  
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出  
征者三倍給之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歲給祿  
米宜各撙節

成祖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潘唐  
郢魯王府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  
石餘支鈔安王府歲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  
石餘皆支鈔 祖宗時通融如此今何不做  
而行之也

成祖嘗命來朝覲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縣未  
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悉  
上所言令六部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

勿問緘默者罪

○永樂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戶部尚書夏元吉侍其母往觀中官以聞

成祖曰此賢母也命中官賚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

成祖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卽揭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成祖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成祖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

誅

○未樂中脩國子監

成祖謂工部臣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弘麗有加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視

○未樂中鎮撫陳恭言侍衛防禦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

成祖曰所言禁衛宜嚴最是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尚書呂震因請罪恭

妄言

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繆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嘗謂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

僅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永樂十一年夏

成祖謂行在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  
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  
其窮極矣卽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  
官爲贖還

成祖嘗謂指揮張昶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  
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  
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

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  
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  
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 皇太子  
如兄也

成祖嘗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

成祖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  
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

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

成祖嘗語皇太孫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  
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  
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  
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  
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  
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  
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三年春貴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  
師恩詔至思南府聞太巖山有聲連呼萬歲  
者三此威德遠加山川效靈之應尚書呂震  
請表賀

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  
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  
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  
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賀表媚朕非君  
子事君之道遂已



○未樂十四年夏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

成祖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聖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未樂時崖州黎以私忿爭相戰鬪衛將利於漁取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讐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黃童視之果讐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議書成

成祖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

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未樂十五年

成祖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未樂間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鏖

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朝廷聞而嘉之賜勅獎勞陞賞有差

○未樂中兵部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當襲

成祖曰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旣刑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未樂十五年壽星見羣臣請賀

成祖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

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卽與毀之勿令別欺人也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甚此冰異也成祖賜羣臣往觀羣臣請賀不允

○永樂間陝西耀州民獻玄兔

成祖以其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諭之曰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中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

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  
免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  
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  
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  
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  
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而情不能  
遁矣

○姚少師廣孝論文有曰今之爲釋老文字者  
徃徃剽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以爲儒  
者不克卓立其意蓋爲宋蘇輩發也

○宋樂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  
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  
退避者卽斬以徇當時軍令之嚴如此

○宋樂十六年十月  
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願爲僧道者  
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  
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隣里保勘無  
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

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  
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亡命黥刺者  
不許

○末樂十七年

成祖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  
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  
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  
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  
屢詔寬恤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  
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成祖勅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卽  
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  
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  
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  
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士  
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  
善爾雖不自覺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

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未樂間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應詔言事許直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言於朝請罪之

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

汝等之過矣

成祖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恃蓄積有素徂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

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  
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  
饑宜急遣官賑之

成祖北征中途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  
得誼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虜或  
遺人口駝馬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  
又曰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  
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  
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

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  
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矣

成祖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  
所負糧芻因謂戶部臣曰徃古之民死徙無  
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  
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  
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  
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

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調卹  
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  
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  
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  
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  
之以徇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仁宗爲太子曾侍側

成祖顧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  
人和同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  
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  
無欲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



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  
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  
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仁宗爲太子居守時有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  
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者城門郎亦言嘗以  
母病白內使暫歸卽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  
內使故挾私誣構耳

仁宗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  
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

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  
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仁宗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  
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  
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  
戢宜卽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  
者令民執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仁宗爲皇太子時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  
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

以為食為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

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仁宗為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因諭吏部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  
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嘗謂吏部臣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  
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殺無別廉汙無別則  
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處則小人之勢  
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  
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  
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  
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仁宗以京師人衆而蕘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謂  
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  
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  
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  
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  
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  
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  
勿禁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

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仁宗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

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仁宗卽位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

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

○衍聖公來朝舊皆館於民間

仁宗卽位孔彥縉入賀

仁宗謂侍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乃賜今宅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咬納等來朝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仁宗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

仁宗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

二百七十七  
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

仁宗嘗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仁宗謂戶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搏節仍令有司凡

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以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豈非憲紀不振言

路猶壅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猶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仁宗諭戶部臣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仁宗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

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仁宗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徃徃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監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世子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  
吐闐辨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

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  
交吐荼毒軍民乎交吐自此人歸一方如解  
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  
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  
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  
止

仁宗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先帝親

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

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

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

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

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

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

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

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

人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仁宗於早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贊侃兄弟宗親豈宜過列踈遠其令班于駙馬之次著爲令仁宗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又曰書云

有言逾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徃徃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旣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

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為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為騷擾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赤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餘與驛驢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礪砂梧桐鱗之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所言其皆從之

仁宗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

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  
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  
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  
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  
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  
已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  
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爲慮朕不難  
於從善也

仁宗諭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  
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  
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  
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  
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  
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  
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旣不盡識  
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旣  
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  
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

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示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會禮部尚書呂震請備禮朝賀仁宗以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卽吉楊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備禮遂不作樂止行五拜叩頭禮翌日詔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日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

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

仁宗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

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謂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洪熙元年三月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

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

不孝論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撫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

必罰不貸

仁宗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內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卽命用璽已遣使賫行顧士奇曰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謙因言事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遂少

仁宗因災異屢見遂勅諭羣臣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煩殆難獨理是以數召求言異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叅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與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叅如故

○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仁宗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呂

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

仁宗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旣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仁宗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

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以縣民艱食採拾自給  
借函關驛糧賑之奏請秋成還官

宣宗謂戶部臣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  
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  
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

其專擅

宣宗初卽位有自宮求用者謂禮部臣曰 皇  
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  
孝皆發戍交趾今此人尚敢爾卽循例發遣  
更申明禁約

宣宗初卽位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  
病者

宣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  
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  
可行者卽與施行

○洪熙時行在禮部考山西按察司僉事不稱  
職例降邊遠雜職

宣宗曰退人以禮彼嘗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  
太過可令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爲令  
遂降湖廣應山知縣

宣宗卽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  
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因謂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交趾左叅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劉安等請給勅命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仁宗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宣宗卽位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槩爲大理寺卿同西川叅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選授後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

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宣德時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

宣宗曰僧道給度牒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字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宣宗嘗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

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沾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宗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鬪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過古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

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豈不誠然此真  
可以爲戒

○宣德時錦衣衛力士竇真言山西中條山有  
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宣宗曰使民耕則有粟克饑桑則有帛禦寒礬  
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  
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  
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  
正

宣宗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  
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  
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趾  
大蠻縣知縣

宣宗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  
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  
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  
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

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  
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  
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厚之士率多恬退  
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至明  
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  
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  
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  
永世卿等勉之

○義勇衛軍閻羣兒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  
將殺之其妻卽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  
尉陳貴家御史悉論斬都察院勘驗實不爲  
盜

宣宗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  
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  
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  
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  
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  
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



朕必不汝貸矣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工部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宣宗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宣宗嘗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法諸司事

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

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

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時錦衣衛總旗衛整女因母病剖肝煮液食之而愈請旌表

宣宗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

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宣宗勅右都御史王章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寔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叅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爲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

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  
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  
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  
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宣宗諭法司官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慎  
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本  
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  
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  
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  
饑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  
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  
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  
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  
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時有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  
司

宣宗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弊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

### 則給與度牒

宣宗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隣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尅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

二百九十八  
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  
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  
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  
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  
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  
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宣宗因汝南王訐奏兄周王之過謂侍臣曰人  
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閔  
墻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

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此  
言最好

宣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  
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宣宗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  
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  
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  
府貽書晉王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

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為王國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間刑部主事李順等金吾等衛指揮宮旺等大祀 天地皆不出宿為御史所劾

宣宗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宣宗與侍臣論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產教之樹畜不輕用其力故家給人足而復儲贏

餘以待饑荒至秦開阡陌田土并於豪強小民無常業加之頭會箕歛不遺錙銖隋文時倉庾充盈布帛山積及遇饑荒不知發而賑之令民就食山東國家儲積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宣宗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宣德二年將臨軒策士

宣宗謂禮部臣曰設科求賢國之大事昔之爲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

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

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  
農桑脩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  
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  
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者  
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旣有所養又有  
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  
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

忠

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  
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  
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脩則民足  
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  
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  
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徃徃任智術利威嚴  
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  
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  
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



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宣宗覽豳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業由於此所以傳世歷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宣德時醫士賀祥等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虞謙爲杭州知府時曾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徃徃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間今不復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因倚勢漁獵百姓按察使林碩初至振舉

憲綱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誣奏碩譏誹及沮格詔書遂逮碩至京碩言臣昔爲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問汝今旣明白汝卽馳驛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來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因謂侍臣曰小人造言讒害君子歸必罪之不貸也

宣宗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于此等每切閑防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

寢謀卿所宜務也

○宣德時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構誣詞赴南京  
訐告南京法司輒逮問

宣宗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訐者俱  
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鞫問

宣宗聞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實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  
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  
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  
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  
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  
事聞

宣宗命斬於都市梟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  
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  
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  
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

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三年考試給與從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刑法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宣宗曾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恭儉曰儆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夷曰藥餌言質事實皆爲理之大要親序其首復題其後惓惓欲後世子孫服膺斯訓若爲人主者時置一冊於坐側甚爲有益

宣宗嘗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者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

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

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卽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宗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每砂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

免逐末之弊

宣宗聞山西饑民流入河南者爲有司軍衛所  
捕逐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  
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  
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  
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  
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  
徃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  
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虫香二萬斤乞  
遣人福建等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  
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宣德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

宣宗乃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  
人人以麴蘖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  
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以  
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

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醕酌以大  
斗醴酒有衍邊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  
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  
酒大者忘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  
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  
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  
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爲酒困又禮有一  
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  
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  
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嘗諭吏部兵部臣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  
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  
明白然後施行

宣宗嘗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  
水土民貧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  
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  
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  
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

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  
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  
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  
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  
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  
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  
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末徽  
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  
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  
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  
戶口之大槩也

宣宗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  
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  
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  
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  
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  
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宣宗嘗勅守邊諸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



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  
晝夜頃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人患者率  
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  
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  
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  
冠六梁

宣宗嘗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  
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  
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  
贊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  
徃徃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  
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  
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也溥頓首曰  
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  
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儀賓慶賀行禮舊無班次宣德時始以寧王  
言命各以品級序於同等官員之左遂爲定

制

宣宗聞浙江所屬府縣缺官數多諭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廢事

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傅未得說築傅岩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

名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爲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間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

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道貧人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貲無貲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

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爲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

實以聞仍遣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  
貨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  
請降勅勉勵以開言路因謂右都御史顧佐  
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  
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  
不言以失職論

宣宗與儒臣論漢唐諸君曰漢武好大喜功海  
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  
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寘身失國  
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  
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  
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宗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特賜鱠魚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  
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曰朕與卿  
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

二百六十七  
付託

宣宗因侍臣言爲政在人知人爲要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卽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

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

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

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慎選廉公官員催辦不及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宣宗聞府軍後衛有題進本夜遞至北中門守衛不肯轉達因謂錦衣衛官曰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卽具本進守門者卽爲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宣宗嘗諭鴻臚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

### 禮科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克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未固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

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克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

宣宗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於是賜士

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來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宣德四年八月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 祖宗時文武官之家

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  
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  
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革  
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

宣宗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榮王直王英  
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命典籍  
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

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  
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復  
諭之曰朕聞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  
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傳保與諸學士皆處秘  
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  
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  
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克揀之積皆圖書仙家  
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  
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



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矐  
絢綺疏忽似粲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  
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  
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  
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蒲賜黃金壺勗哉  
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治至希  
唐虞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終

